

Classical | 经典译文

Fresh Fields

清新的原野

【美】约翰·巴勒斯◎著
任显楷◎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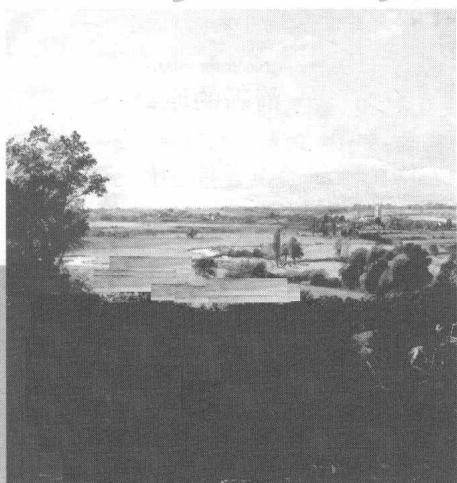
四川文艺出版社

83.2

Classical | 经典译文

清新的原野

Fresh Fields



【美】约翰·巴勒斯◎著
任显楷◎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新的原野 / (美) 约翰·巴勒斯著; 任显楷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7

(经典译文)

书名原文: Fresh Fields

ISBN 978-7-5411-4949-8

I. ①清… II. ①约… ②任… III. ①游记—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7046号

QINGXINDEYUANYE

清新的原野

约翰·巴勒斯 著
任显楷 译

责任编辑 李国亮 奉学勤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崔 娜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 × 203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8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949-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录

- 第一章 英格兰的自然 / 001
- 第二章 英格兰的树林：一个对比 / 033
- 第三章 在卡莱尔的家乡 / 044
- 第四章 寻找夜莺 / 072
- 第五章 英国和美国的鸣禽 / 104
- 第六章 对几种英格兰鸟儿的印象 / 120
- 第七章 在华兹华斯的故乡 / 134
- 第八章 不列颠野花一瞥 / 149
- 第九章 大不列颠的丰饶 / 166
- 第十章 切尼路的一个星期天 / 186
- 第十一章 在海上 / 252

第一章 英格兰的自然

在海上数英里之遥的地方，我们闻到的第一缕来自大西洋的气息就带着煤烟的味道。这味道从爱尔兰乡间农舍的烟囱中飘散而来。这炉火的味道多么令人陶醉！这味道似乎激荡起人心中长久以来已经淡忘的某些东西，那些属于欧洲旧大陆的特殊的气息，那种泥土的芬芳，或者像古旧物什的那种成熟馥郁的味道。我知道，没有哪种燃料能像泥煤这样散发出如此的芬芳。除非全体爱尔兰人缩减成很小很小的一个，他肯定得张大鼻孔，从这祖辈所使用的燃料的香味上嗅到一丝模糊的记忆。丰厚的油腻的泥煤——植被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精华——是那么的独特。它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躺在远古的世界，慢慢成熟，集聚而成。它来自灭绝的生命和消亡的文明，亦承载着无数人双手和灵魂的成长与成就。可现在，泥煤的数量锐减，只够用来滋养霉菌了。

这时，伴随着炉火的气息，飞来了烟囱燕。燕子疲惫地落在蒸汽船的甲板上。烟囱燕受人欢迎，还具有象征意义——它是维吉尔和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1]的鸟儿。它们熟悉欧洲每一座农

[1] 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约前310—前250，古希腊诗人。——除特别说明，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舍的屋顶和烟囱，熟悉破败的修道院和城堡的断壁残垣。除了胸前的羽毛颜色浅一点以外，烟囱燕同我们谷仓里的普通燕子没什么区别。它们黑色的小脑袋瓜儿也是紧贴着眼睛向下长，黑蓝色的羽毛像钢铁一般闪着光泽。剪刀一样的尾巴，柔软脚爪，还有欢快的叫声，这些都同普通燕子一模一样。不过，烟囱燕的习性却独一无二。在欧洲，这种燕子真的在烟囱里筑巢。而在北美，我们称呼的“烟囱燕”，或“雨燕”，则把巢建在谷仓或者房子的缝隙里。

我们一点都不怀疑这些小燕子能把我们带去陆地。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些身姿轻盈的领航员们总是从海港方向那明丽、温暖的天空中俯冲下来，而第二天一早，在明媚的夏日阳光中，我们发现我们已经穿行在海峡之间了。在犹如沙漠一样的茫茫大海上航行了十天，这痛苦的航程令人食不下咽，像是不得不守斋戒一般。而此刻，在五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天空阳光灿烂，大地苍翠欲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船终于驶入了克莱德湾（Firth of Clyde）^[1]，然后溯流而上，从克莱德到达格拉斯哥（Glasgow）^[2]。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这样的航程意味着什么。在苏格兰，往往要持续好多个坏天气才会迎来一个好天气，不过当这个天气好的日子终于降临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以往所有好天气带来的精神和情绪都融入在这一天当中。这个天气好的日子，是自然气象盛放的一枝花。如果把下雨起雾的日子比作荆棘，那这个天气好的日子就是棘刺上开出的那朵玫瑰花。别人告诉我说，在五月碰上好天气是很有把握的事儿，但像我们现在这

[1] 克莱德湾（Firth of Clyde），在苏格兰西岸，克莱德河的入海口，克莱德河在这里汇入大西洋。

[2] 格拉斯哥（Glasgow），苏格兰最大城市，位于克莱德河河口。

样，一连好多天遇到的都是好天气，那还真是运气不错。而我们进入港口那天的好天气，那可真是百里挑一。

平安驶入大西洋湾后，旅人们的情绪终于好转起来。大家恢复了精力，目光中充满了温柔和友爱。蒸汽船的甲板空旷，又有高度，是观赏风景的不二选择。而在所有这些适宜的条件之外，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苏格兰让人沉醉的阳光，以及湾区的自然风光。在进入欧洲的所有路径中，苏格兰湾区的风光无可比拟。在短短几小时的航程里，欧洲最精华的特色被拼贴到了一起，——呈现在你的眼前——这边看是典型的苏格兰高地，狭长的海湾，顶部像耸立的城堡似的峭壁；那边看则是低地，散布着园林和农庄，看得到庄园的礼堂，以及难以匹敌的绿野。面对这样的美景，人看事物的眼光会倾向于保守，会喜欢看到永恒与秩序，和平与完满。而苏格兰的海岸，连同岸上的石屋、细密的砖石、清新的田野、放牧的牲畜、爬满常春藤的古墙、阔大的树叶、优良的道路、苍翠的群山，这些都符合上述条件。我们在格里诺克（Greenock）^[1]的海湾停留一个小时，之后，在海潮的浪尖上慢慢向前。海峡渐窄，风景在我们四周围拢过来。我们几乎可以听到牧场上牛群张口扯出青草的声音。这不免让人觉得自已也可以尝尝那青草。这里是天堂般的牧场。我们能看到雏菊和毛茛属植物。在右手边一片草场之上，一阵云雀的歌声传入我的耳中。的确，航程的这一部分充满新奇的景象，极富魅力，一点都没有让人觉得是在一艘海船上离家远行。紧接着，仿佛是在一瞬间，我们从荒凉的大海驶入了苍翠欲滴、阳光普照的绿地，目力之内的

[1] 格里诺克（Greenock），苏格兰西部城市。

风光里看不到一点儿水。在驶离格里诺克之后，克莱德湾迅速收拢，也就比一条运河稍微宽和深一点。两岸都是牧场。在这艘大蒸汽船的甲板上，最迷人的乡村风光和声音在迎接着你。你置身于田园构成的大海上。田园翠绿，农田长满苜蓿和谷物。放眼望去，一片农耕景象——播种、栽培、松土——跟在大西洋上看到的一样。代替跃出海面的海豚和翻滚在阳光下的剑鱼的，是嬉戏玩耍的小牛和蹦跳雀跃的小羊羔。蒸汽船行驶的航道两边，是芜菁田和数英亩新栽下的马铃薯地。这会儿，蒸汽船需要领航。在这狭窄的航道里，这样做用不着觉得奇怪。一艘小拖船走在蒸汽船前面，拖船的纤绳拖住蒸汽船的船头，往左使一点劲，往右使一点劲，拉着蒸汽船前进。另一艘小拖船在蒸汽船的船后，一会儿推蒸汽船的左舷，一会儿推蒸汽船的右舷。说话间我们到了克莱德的造船厂。在这儿，乡村牧场的景色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奇特地混在一起。“先是母牛，然后是铁船”，旅客中的一位观察到。这边是一片牧场或草地，要么是小麦或者燕麦田，而紧挨着这些田地，没有一英寸空地或间隔，耸立着数不清的船龙骨。龙骨细长，组成一座钢铁的森林，而在其间捶打敲击的工人们，则像林间聒噪不休的啄木鸟。这样的景象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恐怕都见不到——对大型机械、商业和建造业的热衷，与宁静简朴的内陆农业和家庭劳作交织在一起。踏上一艘完成了一半的远洋蒸汽船的甲板，你可以从那儿一跃跳进随风翻滚的小麦地或温彻斯特大豆田里。这些宽阔的造船坞坐落在克莱德海岸边，却并没有影响这里的自然环境。

至于这些船厂和铸造厂是如何让这些钢铁龙骨成型的，你看不出一点儿端倪。在这儿，船只就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

没有废品或垃圾，只听得到永无止息的喧嚣。船只排列得密密麻麻，几乎挨在一起，好像拴在栅栏里挤挤挨挨的牛群。每艘船建造的进度不一，所以几乎所有的工序都能在这里看到。不时有造好的船只下水，留下空了的船坞。而别的船只立在船坞中，插着各色旗子，船骨涂着油脂或化学肥皂^[1]，只等一声令下便即入水。两艘这样庞大的远洋蒸汽船正立在一旁，等着我们从它们面前滑过。待越过这两艘船之后，我们向后方观看，只见固定住其中一艘船的插销或楔子即刻被敲了出去。随即，这艘庞然大物缓缓入水，你可以想象得到它滑入洋流中时的那种优雅从容、闲庭信步的姿态。我对大船入水时的缓慢速度和它姿态的优雅冷静惊奇不已。不过这问题经过周密的研究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保证刚好足够的动力，连一盎司都不多。由于航道狭窄，所以船下水的角度与洋流呈四十五度角，顺流或逆流都可以。这些个船只，是世界上最大的船。它们把自己的影子落在这个宁静的小河河岸上。四周静谧的乡村景色环绕。看着这一切，真是新奇的体验。然而这就是英国——一个小岛，岛上有小湖、小河，安静的旷野长着灌木，可同时又有巨大的热情和力量，影响到整个世界。我想到，这样的场面放在我的家乡恐怕不会令人愉快。那儿的造船厂的格局不会像这里这么紧凑，也不会这么整洁。那儿更不会看到造船厂同芜菁园肩并肩挨着；不会看到制干草的农夫同造船的工人在毗邻的土地上劳动；奶牛饮水和钢铁汽船下水的景象，也不会同时出现在彼此的视野里面。在我的国家，土地的利用率很低。我们留下大片空置的土地及其不规整的边缘。而且，无论是那儿的

[1] 油脂或化学肥皂用于润滑。

人或者自然，比起旧大陆的来，都变得更高大，更舒展。

至于其他，也许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群山的寂静，绝对的寂静，或者换个词，“家园般的”宁馨。群山遥遥显现时，一抹嫩绿的沃土覆盖在山顶，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抹下来。待山渐渐走近，看得出那是绿草。这样的山坡看起来同牧场草地也差不多。戈特山 (Goat Fell)^[1] 山势险峻，山石嶙峋，可即使如此，它看上去也并无蛮荒的样子。在我的家乡，一说到山，人们想到的要么是贫瘠的巨石堆叠起来的大片大片的山崖，要么是被原始森林覆盖着的陡壁。可是在这儿，山势很高，但却非常平坦。山顶呈圆形，上面树很少，草很多，是上佳的牧场。群山仿佛浸染在春天的泉水中，永远翠绿。我不希望我的卡茨基山 (Catskills)^[2] 有任何不同，可是我希望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它变得像苏格兰的这些高地一样。砍掉卡茨基山上的森林，把起伏的山峦表面磨平，把松动的巨石碎成粉末，再全部铺上草皮，只留一些石头好标明位置——最后，留几处黑色的地块种上石楠花，加上温和湿润的气候所带来的温润效果，假以时日，卡茨基山一定会得到改善，变得有几分类似于苏格兰的这些牧人之山。这样一来，整个地貌也会换上新颜——旷古悠久的大地被自然披上了一件新的衣衫，这件衣衫成熟而富于传奇，一半源自人类的呈现。这样的呈现在绘画和文学作品中为人熟知，但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却从未在粗粝平凡的现实事物和广袤旷野中体会到这样的经验——这是在对时间和人类历史的

[1] 戈特山 (Goat Fell)，或意译为“坠羊山”。苏格兰地区克莱德湾的第一大岛阿伦岛 (Isle of Arran) 上的主峰。

[2] 卡茨基山 (Catskills)，在美国纽约市西北部。

情感之上加入的魅力，是漫长的时代中对土地的亲近和劳作的热爱所产生的影响，这影响丰厚而有益。在苏格兰温和湿润的气候下，这土地肥沃而丰饶。

苏格兰的大地有一种无法预期的诱惑和莫可名状的吸引力——空气本身就带有一种怅惘和怀旧的气氛。在这种温润的气候下，自然生长得醇厚丰盈。而在美国更加酷烈的气候下，自然就变得粗糙而严峻。于是你立刻意识到这块散发着芬芳的旧大陆为何统治了我们的画家和诗人的情感与想象：因为它融入了人性，因为漫长的岁月而变得肥沃；它，是时间的精髓。

二

来大不列颠，我去著名景点的次数少于观赏质朴自然风光的次数。我想让自己长久充分地沉浸在这丰饶温润的景色中。十一年前的一个秋天，我有过一次行色匆匆的英伦之旅。这一次，我希望能加深上次旅行的体验。横竖我只打算在乡村闲逛，所以目的地是哪儿没有什么关系。就像某个存放着古董或传家宝的阁楼，在英国，没什么地方不是自然与文化相辅相成的。你有可能随时从自然景观转向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或发生过传奇故事、或具备艺术特征的地方。

我的旅行日志非常简略，只是记录了一些大概的线索。在格拉斯哥停留了几天之后，我们向南，到了彭斯（Burns）^[1]的

[1] 这里的“彭斯”指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诗人。

家乡——阿洛韦 (Alloway) ^[1]。在那儿，我们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不列颠乡村风光的迷人和甜蜜，第一次亲身领略了苏格兰小客栈的宁静与舒适。天气格外晴朗，杜恩河 (Doon) 在艾尔郡 (Ayrshire) ^[2]肥沃的土地上蜿蜒流过，浪花泛起无尽的快乐。之后我们转而向北，在苏格兰高地间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往北走到洛蒙德湖 (Loch Lomond) ^[3]，往南走到卡特琳湖 (Loch Katrine) ^[4]，穿过特罗萨克斯山谷 (Trossachs) ^[5]走到卡伦德镇 (Callander) ^[6]，之后走到史特灵 (Stirling) ^[7]和爱丁堡 (Edinburgh) ^[8]。在苏格兰的首府停留了几天之后，我们出发前往卡莱尔 (Carlyle) ^[9]的家乡。在那儿，我们度过了五天非常愉快的时光。后面的一周我们在华兹华斯 (Wordsworth) ^[10]的故乡。六月

[1] 阿洛韦 (Alloway)，曾经是村庄，现已经并入苏格兰西部城市艾尔 (Ayr)，是艾尔市的市郊。阿洛韦是彭斯的出生地，也因此闻名。

[2] 杜恩河 (The Doon)，苏格兰西部艾尔郡的一条河流。艾尔郡 (Ayrshire)，在苏格兰西南部。

[3] 洛蒙德湖 (Loch Lomond)，苏格兰西南高地断层上的一座淡水湖，是整个英国内陆地上河流中最长的一条。

[4] 卡特琳湖 (Loch Katrine)，苏格兰西南高地断层上的另一座淡水湖。

[5] 原文拼作Trossachs，今天该地名的拼法为Trossachs，特罗萨克斯山谷，在苏格兰中南部的史特灵行政区内 (Stirling council area)。今天特罗萨克斯山谷同洛蒙德湖是苏格兰国家公园。

[6] 卡伦德镇 (Callander)，洛蒙德湖和特罗萨克斯国家公园东面的小镇，重要的旅游集散地。

[7] 史特灵 (Stirling)，苏格兰中部城市。今天是史特灵行政区的行政中心。

[8] 爱丁堡 (Edinburgh)，著名文化古城，苏格兰首府。

[9] 这里的“卡莱尔”指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哲学家，讽刺作家，散文家，历史学家。威廉·华兹华斯

[10] 这里的“华兹华斯”指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十号那天抵达伦敦 (London)。在伦敦待了一周以后,我南下去了萨里郡 (Surrey) 和汉普郡 (Hants)^[1],在那儿逗留了四五天寻找夜莺的踪迹。一直到七月中旬,我都在伦敦四周闲逛,多次到乡村远足——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走遍了。有一次我还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在那儿,我翻过布洛涅 (Boulogne)^[2]周边的山丘,徒步了很长的距离。七月十五日我们开始返程向北,先在斯特拉福德 (Stratford)^[3]停留了几天。在那儿我发现“红马客栈”由于游客量过大,服务不比以前,这不免让人有些遗憾。于是我们再次深入湖区。这次在那儿停留的时间比以前要长。从格拉斯米尔 (Grasmere)^[4]我们前往北威尔士 (North Wales),在那儿的山区之间做了一番常规的游览和观光之旅。七月的最后一周我们回到格拉斯哥。七月二十九号我们从格拉斯哥的港口踏上回家的航程。

如果有一个情投意合的旅伴,我也许会计划些路途更远的徒步旅行。但根据当时的条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我徒步的路程都不长,不过都很愉快。另外在爱尔兰北部的莫维尔 (Moville)^[5],我逛了半天的时间。那儿的乡村真是绝佳的徒步圣地——道路干燥,坡度平缓。人行步道数量众多,且方便易寻。再加上天气凉爽,令人精神振奋。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一

[1] 萨里郡 (Surrey), 英格兰东南部郡名; Hants是Hampshire的别称,即汉普郡,英格兰南部沿海郡名。

[2] 布洛涅 (Boulogne), 法国北部城市,在英吉利海峡以南。

[3] 斯特拉福德 (Stratford), 又被称作“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福德” (Stratford-upon-Avon), 英格兰中南部小镇,以莎士比亚的故乡闻名。

[4] 格拉斯米尔 (Grasmere), 英格兰北部小镇名,著名旅游地,在英国北部湖区的中心,华兹华斯在此地居住了十四年。

[5] 莫维尔 (Moville), 爱尔兰东北部海滨小镇。

起从罗切斯特 (Rochester) 走到梅德斯通 (Maidstone)^[1]。路上下了蒙蒙小雨，有一段路摸着黑行进。路上有不少小客栈，我们原本计划找一家歇息一晚，第二天一早看看肯特郡 (Kent)^[2] 的旷野。可结果没有一家客栈接纳我们，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夜里走完八英里的路程。后面的四英里我们走得非常快，因为梅德斯通的旅馆在十一点关门，我们得赶在关门之前走到那里。这天晚上我才认识到英格兰接骨木开花的时候有多么芬芳。这八英里的路途因为这股花香而让人心醉神迷。我摘下一丛花，这花看起来同美国的完全一样，凑近一闻，花香浓郁得让人有些难受；退开几步，花香飘散入湿润的空气，就变成了一股令人愉悦的香味。在美国，接骨木花完全长成了树。我曾经就看到过直径七八英寸，高达二十英尺的接骨木。第二天早上，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往回走。途径博克斯利 (Boxley)^[3] 教堂。曾几何时，那些去往坎特伯雷 (Canterbury)^[4] 的朝圣者会在此地停留休整。在归途中，我们还饱览了肯特郡的盛景——大片的稻田和啤酒花地。道路有时蜿蜒曲折，变成一条乡野步道，穿过如画美景。道路两边，就是长势繁茂的庄稼。一块新近才犁过的田地呈现出一幅古怪的面貌。土壤已经被翻在白垩地表之上，上面铺满了大块大块的燧石。经过这样一番劳作，土壤被翻成一段一段，颜色是白的，使

[1] 罗切斯特 (Rochester)，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城镇；梅德斯通 (Maidstone)，肯特郡另一座城镇。梅德威河将罗切斯特和梅德斯通连接起来。

[2] 肯特郡 (Kent)，英格兰东南郡名。

[3] 博克斯利 (Boxley)，肯特郡梅德斯通的一个村庄。

[4] 坎特伯雷 (Canterbury)，在肯特郡，英格兰历史文化名城。坎特伯雷大教堂是著名的朝圣地。

整片地看上去像是铺满了骨头——按透视技法等比例缩小的大腿骨。不过，在能工巧匠的手中，这些古老的“骨头”能成为非常有用的建筑材料。在英格兰南部所有的古老教堂和古代建筑里都有这种材料。把燧石切割成方形，其表面呈现出漂亮的半透明状态，同其他更粗糙的材料结合使用，会有一种水晶般的奇妙效果。我在英格兰看到的所有建筑装饰中，给我留下最奇妙印象的，就是由这些小燧石镶嵌起来的装饰砖。那是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大教堂有数栋古老的附楼。其中一栋的前墙上有这样的燧石镶嵌。燧石镶嵌那种清爽、透彻，又晶莹剔透的效果，恰到好处地陪衬出铅灰色砖墙的温暖与热情。

我们从罗切斯特步行走到格雷夫森德 (Gravesend)^[1]，其间翻过了甘德思山丘 (Gad's Hill)^[2]。天气多云间晴，温暖宜人。空气中充满了云雀的歌声。我们被肥沃丰饶的土地环绕：滚滚的麦浪正值开花，绯红色的罂粟花间隔其间。而在右手边，泰晤士河 (The Thames) 此刻映入眼帘，河上船只点点。肯特郡的土地上看不到牛群或放牧的牲畜，因为这儿的土地实在太珍贵了，所以全部让给了小麦、燕麦、大麦、啤酒花、水果和各种蔬菜。

几天之后，我们又从费弗舍姆 (Feversham)^[3]走到坎特伯雷。当我们爬上哈勃顿 (Harbledown)^[4]的山顶，坎特伯雷大教堂在一瞬间映入我们眼帘，气势恢宏。数个世纪之前，大教堂也同样如此地震撼了那些走酸了双脚的虔诚的朝圣者。据说，朝圣者

[1] 格雷夫森德 (Gravesend)，肯特郡西北方古镇。

[2] 甘德思山丘 (Gad's Hill)，在肯特郡。

[3] 费弗舍姆 (Feversham)，肯特郡城镇名。

[4] 哈勃顿 (Harbledown)，肯特郡村庄名，在坎特伯雷以西。

们走到此地往往不由自主地跪倒下来。这种情形应该很有可能，因为这儿的风景以及教堂实在令人心神荡漾。大教堂从城市中拔地而起，高耸在城市之上。城市看起来更像是大教堂屹立其上的基座。顺着这条路，我们经过了肯特郡好几个著名的樱桃园。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茂盛的樱桃树，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鲜美的樱桃果。我们走进一个樱桃园，打算向里面采樱桃的人买一些来尝尝。可是他们拒绝卖给我们，说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不过其中一个人跟着我们穿过整个樱桃园，神秘地对我们说，他愿意让我们得到些樱桃。于是他在我同伴的帽子里装满了樱桃，笑逐颜开地接受了我们给他的先令。我们越过铁丝网栅栏走回到大路上。我没有留神，结果我的衣服上沾上了柏油。柏油和别的油脂混合，涂满了栅栏上的铁丝网——这可是个聪明的设计，这样一来，擅自侵入果园的人就会被识破。我和我的同伴坐在树荫下，吃着樱桃，擦拭衣服。一列自行车队从我们身旁掠过。我躺在草地上，躺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高墙的阴影里，凝视寒鸦盘旋。这群寒鸦在离我头顶三百英尺高的大教堂主塔周围飞来飞去，从被风雨长年侵蚀而成的缺口处飞进飞出。自从在哈勃顿山上第一次看到坎特伯雷大教堂之后，这是大教堂给我的最奇妙的景象。数座蛮荒的山峰和岩脊耸入空中。空中的禽鸟在山顶建窝筑巢，远离侵扰。这些鸟儿在巨大的山石上修建家园，这种筑巢的方式倒也很有意思。鸽子、欧椋鸟、寒鸦、燕子、麻雀则选择在树林或崖壁上安家。但愿在那儿也有着相应的对自然的触碰，以及对生命的内在悸动！可是它们的内部却只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坟场，一座大墓中无数的小墓。你自己的脚步声就像是过去时光的回声。大教

堂像是属于人类宗教史中的“更新世”^[1]时期，是庞然大物存在的时代。它的美和力量是多么宏伟，多么巨大，多么震撼！可是在今日我们的时代，它空旷和死寂得像海滩上躺着的贝壳。冰冷、空洞的宗教教义隐身于大教堂之内。这教义现在再也激不起教堂主殿过道上的灰尘。在坎特伯雷大教堂，我看到五名信教者做唱诗仪式，而旁边好奇的观众也有这么多。至于我，我的目光离不开教堂墙壁高处的那些历经岁月、历史悠久的彩绘玻璃窗。假如我也信奉教义，那么这些无上的遗迹将接受我虔诚的赞美。我毫不怀疑那能激发创造这些遗迹的信仰。在古老的彩绘玻璃窗下面，是较为现代的彩绘窗户。其内容同宗教纪念相关，造型则华丽而堂皇：彩绘玻璃窗，定然如此！夺人眼球，鲜艳夺目，薄薄的玻璃上施以浓墨重彩。彩绘玻璃窗就像是珍奇宝石的拼贴，充满了厚重和丰富的色调。而在所有这些之外，彩绘玻璃窗肃穆庄重，并不靠招摇来吸引你的目光。一开始，我的目光并没有被这些玻璃窗户给摄去，那正面对着我的光芒冷峻、耀眼。眼睛没法停留其上，一瞥之下就连忙收回。

离开坎特伯雷，我去往多佛（Dover）^[2]。途中我用了一点时间沿着海边的峭壁走到福克斯通（Folkestone）^[3]。有一条很好的步道就贴在峭壁边缘，离悬崖非常非常的近。紧凑和整洁可算是不列颠这座小岛的一大特点。海边没有一英寸的土地闲置和浪费。连绵起伏的肥沃土地上小麦和大麦在随风招手，长势喜人的

[1] 更新世是地质纪年中的一个时代，大致为2,588,000年到11,700年前，属于冰河世纪中的一个。

[2] 多佛（Dover），肯特郡城镇名，重要的港口。

[3] 福克斯通（Folkestone），肯特郡城镇名，重要的港口。